



西陽遺稿文  
三

溪堂遺稿

~ 16  
3266  
3





同治十六年  
號 3266  
卷 3

山陽遺稿卷之五

賴襄子成著

記

管公畫像記

管公之廟祀北野，由於贈褒，宰府為其所遷，且薨，併其裔  
曹家廟皆所宜有者，然而七道州縣，無不有祠，苟讀書學  
字，雖乳臭之兒，知敬奉之，畫其影像，幾乎家置人藏，紀藩  
士、吉田重氏家有一像，覺其有異，不敢私藏，寄之江戶一  
神祠，參河鳳來寺主實圓僧正、實重氏兄，因終奉之，寺  
多子院，其一曰實泉，僧正命焉守之，自是實泉世掌其祀。



山陽遺稿卷之五

文



百有餘年、近者院主念實嘗侍其師、病於宅院、忽省神像、無守者可虞、走歸、取之自隨、無幾、何、實泉災、闔院蕩然、而神像儼在、是文化四年、九月事也、事傳遠近、香花奔波、今院主成、實修其裝、新之、周請四方文士、賦詠其事、而求余文記焉、有客難於我曰、管廟既係朝廷祀典、不可私祭、私祭、淫也、使公有知、寧歆享之、况區區文詞、無加於公、而適足褻之、且夫公之威靈、能守己、影於九百餘歲之下、使祝融不能施其虐、可謂偉矣、而不能自救其身之遷、謫於生前、何哉、余曰、子亦知蘇子瞻之論韓昌黎乎、曰、公之神在天下、猶水在地中、無往不在、其精誠能開岳雲、馴鱷魚、廟

食百世、而不能回主之惑、弭臣之謗、使其身一日安朝廷、所不能者人、而所能者天也、今管公之德業、百倍昌黎、神在、無不在、而靈能其所能、曷足怪哉、諺曰、天滿大自在、蓋是之謂爾、而學於文者、私之以爲文之神、夫神非文之所能囿、而文爲神之所愛而寄也、各述其敬慕、雖連篇累牘、或其所不厭聞、所以余亦不辭而贅之、夫人之身、有彼我、有生滅、而其神則貫萬古而同然、念實之精誠、卽公之精誠也、余因此有感焉、公際遇寬平之時、欲遏衰勢、興治道、而其志不遂、衰亂相踵、直至於天文元和之際、否極泰開、以施於今、雖不能盡如其志、然亦少酬矣、而其基實始於



此州像之歸焉似非偶然者非邪併書以諭成實使因夫  
民來詣時有諭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登登行菴記

備前武元景文善詩及書嗜古書蹟自號曰登登庵登登  
蓋打碑聲也已而破產遊四方寓我蓺數月臨去求余文  
記其菴曰吾之去期在明日請速成焉余辭曰吾素拙於  
文今記子之菴寧可一日而成之哉景文曰吾庵乃行菴  
也吾無妻子無田產至此國輒有此舍至彼鄉輒有彼次  
弛擔卸笈解橐而陳之書籍在左筆硯在右目之曰行庵  
是菴可一日成也則子之記之不可一日成乎余曰記者  
記也故記其處記其時記其材與工記其大小廣狹否非  
記也今子之所謂行菴者吾不知其在於何處乎成於何



時乎、何材乎、何工乎、大乎、小乎、廣乎、狹乎、吾將何記、雖然、吾且妄記之、曰、行庵在於所在、成於所成、無所取材、無所役工、或大或小、或廣或狹、無不如意者、有不如意者、立改成之、故高堂大廈、子之斧也、華門圭竇、子之菴也、山之椒庵也、水之濱菴也、桑之陰、石之翠、亦菴也、舟亦庵也、輿亦庵也、夫然、四海之內、無行非菴、菴亦偉矣哉、其成也無始、則其毀也無終、山之蒼蒼也、水之泱泱也、傳諸千歲、目爲子之庵、誰曰不可也、夫土木之偉者、宮而阿房、殿而未央、臺而柏梁、亭而沈香、殫天下之力、塗億兆之膏血、以爲古今之觀、莫偉乎此、而其在止於一處、其成之時、與毀之時、

曾不能瞬息焉、則比諸子之行庵、亦蜉蝣蟻蠊耳、今有蜉蝣蟻蠊阿房、未央、柏梁、沈香者焉、而吾得文以記之、雖求之急迫、烏可復辭也、景文笑曰、是可以爲記、







海之外如九州者九而大瀛海環之則雖坤輿亦泛也而何尤於葦哉呂氏之書謂泥古而不通今者爲刻舟求遺劍故世之推移猶舟之行而人更主之猶行旅僦舟也而自名曰秦曰漢曰魏曰晉曰唐宋元明登登子何獨不得自名焉哉昔者張志和敝漏其舟而不能自脩理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雪間是志和未免有物我之念爾吾試與子升伏水之墟以望浪速之津如瓜之皮者如鴨之背者如葉浮者如胡蝶之蜚于埜者如林木蠹者皆登登子之泛葦也興至則乘何不可往又何不可來而又何敝漏之患使志和目之其必神竭而意沮自愧其泛之不廣也

庸詎病於子之嗤邪客莫以荅遂書其言以爲泛菴記



... 於天造錦繡由於人爲其優劣固判然矣古曰五色使人

黃葉亭記

備前閑谷鄉校建於烈公時爲百餘年誦絃之地吾聞其地在藩府東北羣山中林壑幽邃其師生皆安其處而樂其業啣晤之聲與松風泉韻相答暇則相攜逍遙山水間蓋校舍之東兩澗合流者樹最老石最秀顧而樂之乃併力置一亭以爲游息之處偶見藤公定家小倉山亭圖以其結構小而易辨也頗規摸之名曰黃葉亭以亭成於季秋且取公黃葉之詠也既而請吾父書其扁而使余記之余以爲天地之間凡有采色者皆可以悅人目而華葉出於天造錦繡由於人爲其優劣固判然矣古曰五色使人



目盲故眩於錦繡者不知華葉之真可悅也余嘗按藤公事跡終始爭亂之世位至二品官至納言而憂愁不滿之意常形於言詞豈其奔競之習未能免於事勢耶吾恐其心目所屬不離紆青拖紫之間而何有於木葉之黃哉今閑谷諸學士處無事之世踐明王之跡仕其名而隱其實講道山谷無所外慕則所謂寒雨之深朝朝而深者諸學士乃得實驗而專有之黃葉之名於是乎爲不虛焉余將歸省吾父其必枉路於閑谷仰烈公之遺構退從諸學士於亭上重論天造人爲之分將有日矣此記足以爲先容歟所以不辭也

夢硯樓記

龜山氏爲備豪族曰松伯秀者美丈夫而喜文嘗思置佳研而未獲夢有來售一古硯紫色質潤厚可盈握論價未成俄然慙悵惘竟日遂名其書樓以夢研而請余記余曰思而夢之固其宜也殷王思治而夢良弼今夫研亦文人之弼也而其良者爲甚難獲今子夢之安知不有惟肖者來左右子也名樓志思亦燕王築臺致士之意耶使子真好之其至可竢也使子徒浮慕假想之雖至不能獲也葉公画竜而駭真竜子之於研得無亦然乎夫硯之曼質膩理拊不畱手孰若彼如凝脂者研之色澤潤麗如割琳腴



山陽先生遺稿卷五  
孰若彼秀可餐者、硯之眼目明瑩嬌媚如活鵲、孰若彼善睐宜笑、曼睩騰光者、彼解語、而此不言、彼先我意、而此須我扶持、則其於可愛用也、有間矣、而子之所夢寐在此、不在彼、余有以知子之處、心不俗、非世紈袴子比也、余視世之紈綺子、輾轉反側於朝雲暮雨之思、斛珠聘焉、金屋貯焉、不啻錦囊琉璃匣、而恩情一缺、捐之路傍者、往往而然、不足怪也、彼所謂可一日三摩挲者、以其嫩爾、白頭面皺、變愛爲憎、奚若此溫潤之物、愈老愈佳、肌膚色澤、畢生可親哉、子真知其可好、而力求之、將見下巖尤物、奔就子之樓、與子之墨、相戀不捨矣、寧特曰夢之云爾哉、伯秀笑

曰、先生豫爲紫雲爲媒、始歟、願書置樓上、以爲他日證券



移山亭記

移山亭記

移山亭者、小野翁所以名其居也。翁嘗遊近郊、見一大石似富岳者、愛之也。聚其鄉民、移之亭之前、遂扁以此名、而屬余記之。夫亭之勝、石之奇、諸名士之題詠備焉。余復何言。余知翁好談近古事、余亦嘗修私史、於足利織田之際、頗爲詳也。翁亦記鹿苑公東遊觀岳之事乎。又記總見公之伐甲斐、亦枉路觀岳乎。夫此二公者、削平禍亂、鋤犂豪傑、意之所向、則雖蟠據數國、難拔如山者、移彼置此、如奕碁然、其於名山、苟知愛之、寧不欲移近諸其居哉。而不能不僕僕然涉千里而就觀焉。今翁以二公所不能移者、置



諸階除之間朝夕坐臥縱其娛玩不亦偉乎而余安得不奮筆記之也或聞而咲曰二公之所不能移山也翁之所不能移石也惡乎同夫人力與物形小大各宜相稱翁之石即二公之山也苟寓其意焉何問其小大哉抑人之愛是物無不欲常有之不唯欲常有之無不欲傳之子孫也二公已宰海內謂山河皆我有而不能禁其分裂於身後是無他據衆人之所同欲也如翁之石則非人之所同欲而已之所獨愛也故一移之後無復他移傳之世世頽然長存題曰小野氏之富山而人莫之或爭以是言之優劣得失蓋達者之所能辨已吾將以此為記欲翁之子孫每避

人之所同欲而守己之所獨愛不獨此石也則亭其永不

墜哉

其祭姪子覺其家有異探得燒詩視之蓋人凡也以示  
古者以為昔者歐陽文忠公手刻人凡像石刻於人凡  
其祭姪子覺其家有異探得燒詩視之蓋人凡也以示  
不請余記之夫人凡亦言娛情忘其形骸事於後世有  
阿者雖其面曰雖也至若謂之多哉頃河刻像自書景  
寧亦料後世有微聞或收而後之以名其室哉然微聞  
後其一而已其



諸階除之類刻少坐臥類其類不亦傳乎而余亦  
嘗讀記之志或謂而曰二公之所不能移也此  
能移石也愚乎同夫人力與物形小大各宜相稱  
如二公之山也物宜其宜後何謂其小大哉抑人  
物無不欲常有之不准欲常有之無不欲傳之子孫也  
公已與海內謂山海皆我有而不能禁其分豈於身  
無他德與人而所刻也如刻之石則非人刻而欲而  
心之精刻也故一移之移無從移也移之也則  
豈意刻小野人之富山而人其之移也豈意移而  
人之故同刻而皆山之德而刻不與此亦山限事其未不

歌聖堂記

歌聖堂者藤井機園所以祭人丸也初機園過所識家見  
其祭蛭子覺其像有異拂塵煤諦視之蓋人丸也以示鑒  
古者以為昔者頓阿上人手刻人丸像百副散落人間是  
其一云機園懇請獲之安諸堂中而吟咏其下遂顏以此  
名請余記之夫人丸永言娛情忘其形骸寧料後世有頓  
阿者雕其面目鬚眉至百副之多哉頓阿刻像自寄景慕  
寧亦料後世有機園者收而祭之以名其堂哉然機園適  
獲其一而已其九十九不知各在誰家恐皆錯認以為蛭  
子三郎耳物之遇合出於自然而有數存其間焉噫亦奇



矣或曰機園善和歌喜古雅澹秀之致蓋沿草庵之流而溯古今萬葉之源其夢寐歌聖非一日故有此奇遇焉爾在機園固爲欣幸矣而在像不可知其爲幸與否也夫其中而坐手有所執肖矣而歌聖所執摘藻之筆而蛭子所執釣利之鉤也故蛭子濁歌聖清蛭子俗歌聖雅雖然較其氣焰勢力則歌聖不能及蛭子之万一何者祭蛭子則致貲巨万則世不絕祭歌聖則不過善哦三十一字終身學爲蛙鳴蟲啼之聲故橫目之民莫不知蛭子之可祭而祭歌聖者千万人中一二人而已使此像終冒稱蛭子則酒肉羞奠隨在不乏一經機園之鑒呼曰歌聖也當其在

機園之堂則享一瓣香之供矣苟離其手誰保其不餒哉賴襄曰然雖然使像有知寧餒而歌聖不飽而蛭子也遂書爲記



夫或曰：松濤亭、香雪坡、下坡而東，蒙密崎嶇，得稍  
盡得松林，林中可憩者曰松濤亭，自亭南行抵山麓，山泉  
所注，環以楓樹，曰秋錦池，循池而登山，石錯列，曰伏虎巖，  
巖之上，栽梅十餘株，曰香雪坡，下坡而東，蒙密崎嶇，得稍  
連其後者曰麥浪軒，下軒北行，左右皆花卉，曰百花逕，逕  
在邑東北，踞山枕野，方十餘畝，其東面而敞者曰春曦堂，  
推為第一焉。歲甲戌，余省鄉而還，園主士晉要余遊焉。園  
藝備之，海多灣曲，非佗海國太豁露者比，而尾路為最焉。  
鳴嶼與陸對者，喚之可應，屋瓦如鱗，帆檣如林，與山光水  
色相出沒，邑人往往因地勢治園莊，而熊谷氏之挹翠園

挹翠園記

藝備之海多灣曲，非佗海國太豁露者比，而尾路為最焉。  
鳴嶼與陸對者，喚之可應，屋瓦如鱗，帆檣如林，與山光水  
色相出沒，邑人往往因地勢治園莊，而熊谷氏之挹翠園  
推為第一焉。歲甲戌，余省鄉而還，園主士晉要余遊焉。園  
在邑東北，踞山枕野，方十餘畝，其東面而敞者曰春曦堂，  
連其後者曰麥浪軒，下軒北行，左右皆花卉，曰百花逕，逕  
盡得松林，林中可憩者曰松濤亭，自亭南行抵山麓，山泉  
所注，環以楓樹，曰秋錦池，循池而登山，石錯列，曰伏虎巖，  
巖之上，栽梅十餘株，曰香雪坡，下坡而東，蒙密崎嶇，得稍



平者爲花圃，曰擷芳塢。塢之下，卽堂也。坐堂而望，所謂如鱗如林者，皆在几席下。士晉敦實喜文，自其父祖脩治此園，久而不廢，故其觀深杳渺，俯仰可樂，非他家所及也。士晉請余記之，諾而歸京。會余移居銅駝坊，塵事蠟集，因循不就，忽匝一歲。士晉數以書來促，嗚乎！余自來京師，凡三移居，皆僦屋街巷中，無隙地可栽竹木。朝夕所見，紫陌紅塵，車馬綺縠而已。乃回首西望，想見園之山光水色，欲挹其一片翠，以灑吾心目，寧易得哉！遂書此以荅士晉，且謝余之宿諾，非得已也。

招月亭記

亭名招月，月可招也。與哉！今夫月，離離然出東嶠，入西嶺，月自行其所可行，人豈得招而致之哉！人之與人相招也，必潔其酒肴，祭其灑掃，折簡馳价，盡其禮意，猶且有<sub>不</sub>來者，而況於月乎！然世之愛月而欲招致之者多矣，有層樓傑閣，彫欄畫棟，以招月者；月不<sub>有</sub>至也，有珠箔繡戶，金尊綺筵，以招月者；月不<sub>有</sub>至也，何哉！絲竹爭奏，酒肉雜陳，語笑紛厲，而簪珥縱橫，銀燭之烟，薰蒸滃勃，假使月來乎，亦必踵階而止，至戶而退，踟躕逡巡，不能流光筵席，揚輝帷幔，以荅主人之意，是不招以其道，曷尤於月之不來乎！吾



讀王摩詰詩云、獨坐幽篁裡、彈琴又長嘯、深林人不識、明月來相照、夫月豈獨厚於摩詰乎、招以其道焉耳、今亭主人亦摩詰之徒耶、以吟哦代絲竹、以琴書代簪珥、竹檻葦簾、以代畫棟繡戶、移燈屏燭、以招乎月、月乃惠然、有來造主人之膝、照主人之面、襲主人之鬢鬚、胸襟戀戀而不肯去、直至興酣詩成、鐘鳴漏盡、然後退、可謂招月之亭、不負其名矣、或曰、亭主人雖能招月而致之、而月不能言也、相對終夕、無乃寂莫乎、曰、不然、李太白不云乎、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亭主人對月而坐、懷其平生所慕、曰、某人亦觀此月矣、某人亦爲此月所照矣、其面目鬢眉、

彷彿乎現於前、是亭主人已招月而致之、又以月爲介、以并招致古人也、何憂其寂莫耶、余因記之、使人知亭之所招、不獨月也、亭主人、姓小野、字泉藏、一門儉素、唯嗜書、亭其讀書處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其', '對', '其', '其', '其', '其')*

鵷居堂記

京師文物風流，每先於天下，而製筆之工，鵷居堂為先焉。堂主人熊谷伯肅請為之記。於賴子曰：僕先出於武藏，人直實，後徙淡海，僕曾祖曰直心，來居京師，僕父直性，賣香為業，乃有今名。僕父性勤儉而喜施，凡事之益於人者，輒欲力致之。嘗有東僧善書者來，須筆，歷試數工，不如荏土之佳也。僕父慨曰：百工以京師為宗，獨筆不然乎？遂蒐諸國佳毫，而選於工，命之。既成，試焉，圓勁虛活，莫不稱善者。自是其後，鵷居堂之名著於薦紳閒，而或有難僕者，曰：詩云：維鵷有巢，維鵷居之。堂之名，益取此也。夫鵷之拙於巢。



也。譬諸人，猶彼不能自築室，而僦人之屋者乎？子之家於此，四世百有餘年，屹爲里閭之望，則所居之巢，其所自有，豈鳩居之謂哉？僕莫以荅，願得先生之文，解之，賴子曰：子何不荅之曰：吾之家，非吾有也，吾父有家，吾僦而居之也。吾父之家，非吾父有也，吾祖有家，吾父僦而居之也。蓋世之有國家者，孰不謂是吾有，而不知其爲祖宗之物也。敗亾接踵，職是之由。今子之巢也，其墉其戶，皆子父祖所以綢繆而授子，子得以禦民侮，子不敢自有焉。慎居而授之子之子，子之子，子之孫，皆居焉，而不自有也，則鳩居之巢，雖百世不墜矣。而筆之與香，實其桑土也。以此記子之堂。

可乎。伯肅拜曰：可哉。足以垂訓，遂書贈之。且言曰：子之遠祖次郎，先登陷陣，策名亂世，而子父子乃以毛穎之工，爲明時之倡。吾不知其所造之筆，鋒芒利用，何如次郎之劍也。文武雖異，其有樹立一也。夫鳩者，鷹之所化，以鷹之鷙悍，而時至形化，則錦翼文頸，穀穀然爲勸農之聲。鳩居之以文，工繩祖武，亦隨時而化者也。



此世百有餘年此為里閭之望則所居之莫其所自  
何家之曰吾之族也吾不也吾父有家吾祖而居之也蓋世  
以文工馳野為亦顯赫而升青也吾父之德而居之也蓋世  
對而執正法於國其文與殊焉然其德最之譽謝也  
以文友報吳其有樹立一為大舉其德之德亦以譽多謙  
其德之德亦不其德也其德之德亦不其德也其德之德亦不  
其德之德亦不其德也其德之德亦不其德也其德之德亦不  
其德之德亦不其德也其德之德亦不其德也其德之德亦不

松窻記

葉子韶號其莊曰松窻而徵記於余余之來長崎子韶與  
其子子咸請余館焉余得以弛負擔焉焉得而不記抑余  
寓之匝月矣莊之所有四時草木之花實繞檐夾階掩映  
窻櫺者不可悉數也而顧獨以松名焉者何哉子韶蓋愛  
之云爾夫松之可觀者蒼髯鬱鬱而已非有紅紫可以娛  
於目也非有甘酸可以爽於口也非有芬芳馥郁可以快  
於鼻也子韶果何所愛哉且夫衆人之所愛而已亦愛之  
其所以愛可喻之於人也人之所不愛而已獨愛之其所  
以愛之雖已之口不能言之况借他人之口以言之耶余



欲言子韶之所以愛松而名其莊不亦難乎雖然余察長  
崎之俗有以知子韶之意矣長崎之俗奔競躁進艷慕榮  
利寧破其產而求達其官務誇耀一時而不念子孫計是  
喜桃李而不愛松柏者也子韶愛松其必與此輩異矣余  
視其所種之松皆蓬蓬然稚而矮者其凌雪霜而貫四時  
將期之數十年後是亦可以知其計久遠而不苟媮也莊  
之得名意其在此歟且夫長崎交易紛華之地而子韶父  
子所職據其要喉妖艷瑰麗之物心苟愛之唾手可致四  
方遊士挾其管絃奕棋凡百技巧以娛人耳目者接踵累  
跡焉而子韶乃獨引迂闊古拙如余者而優遇之衆必指

而笑曰彼何所可愛哉嗚乎是亦非以其磊砢多節無媚  
衆之態而有獨持之操也耶以其愛松故見類松者亦愛  
之焉爾余代子韶言其所以愛松又言其所以施及於人  
者蓋為子韶解嘲且以自解也數十年後人之與松兩得  
無恙再來遊此將見彼蓬蓬然者皆成老龍鱗擊空凌霄  
將與子韶共撫而盤桓之



與千鐘共懸而遊時之  
無恙再來數日飲具外  
亦益爲予游補神且以  
亦謂余八子時言其所以  
亦主越而高而壯之點  
而天則於此而天也

超然樓記

長碕地勢山抱其三面而一面控海海口容賈舶蠻館而  
官邸多依於山山海相迫如建瓴然剗險爲夷列置街  
巷人之往來不知其所躡之漸高下也高木君機齋之第  
在東北隅爲其最高處而又就起樓樓不甚高而登焉者  
如出雲表因名曰超然而請記於余余之遊長碕寓在海  
滋湫隘囂塵時被君延請飲於樓上平臨山色俯瞰林梢  
鑿其西牖可以視海色尤覺其名之稱也長碕有令有尹  
尹差調更代而令百世無遷其子弟不得推試爲吏則往  
往冒他姓或入僧道之流君實爲今令君之第材武多藝



尤長火技，遭遇事變，拔擢興家。今之第，其所新築云。余見樓之下，架置巨銃大礮，而宴飲之際，時聞丸聲，則子弟講技其圃也。君沈靜寡言，接物溫和，余未覺其異。既而聞之於人，警聞始至，闔鄉繹騷，計不知所出。尹分遣將吏，扼海口諸堡塢，而君特當其要害。尹問君何以爲守，君對曰：以死而已。嗚呼！吾是以知君之所以大過人也。余嘗修私史，歷觀古英雄豪雋之成事，無他故也，唯能斷然超脫死生之際，而籌畧材技，皆由是出。後之人，徒艷稱其籌畧材技，而不知其所由出也。夫死生亦大矣，而不能累其心，其心之湛然不動，可知也。不動則明，明則能照，是以成敗之勢

百變於前，而見機制宜，每出衆人意表。夫何事而不成，彼其不能成事者，皆迷溺眩惑，生死利害之中，而不能超然其外焉耳。故君之平素，非必異於人，而人之所不能及，自有在焉。猶此樓之不甚高，而能瞰視山海，歟！超然之名，非獨樓爲稱也。遂書以爲記。



如斯亭記 兩 蘇 軾 作 吾 州 之 水 所 成 余 自 肥 入 豐 凡 若 溪 若 澗 水 石 潺 湲 踏 石 而 渡 者 槩 皆 係 河 之 源 而 至 於 日 田 稍 合 而 大 矣 既 而 泛 舟 赴 筑 屈 曲 高 下 百 折 而 西 漸 西 漸 闊 及 米 城 北 則 茫 洋 如 海 豐 之 官 船 運 粟 長 崎 者 數 百 艘 重 疊 追 逐 於 河 中 而 不 患 相 抵 觸 其 大 也 如 此 余 寓 日 田 邑 多 富 人 杜 氏 山 田 氏 為 其 最 而 山 田 子 童 尤 稱 有 智 計 能 當 其 身 致 鉅 萬 云 其 家 後 抵 河 新 起 亭 臨 焉 邀 余 飲 其 上 水 波 之 光 浮 動 軒 楹 閒 顧 而 樂 之 子 童 請 余 名 之 名 以 如 斯 蓋 取 之 夫 子 川 上 之 嘆 夫 子 所 謂 如 斯 者 喻 德 之

如斯亭記

筑後河大甲西道蓋集五州之水所成余自肥入豐凡若溪若澗水石潺湲踏石而渡者槩皆係河之源而至於日田稍合而大矣既而泛舟赴筑屈曲高下百折而西漸西漸闊及米城北則茫洋如海豐之官船運粟長崎者數百艘重疊追逐於河中而不患相抵觸其大也如此余寓日田邑多富人杜氏山田氏為其最而山田子童尤稱有智計能當其身致鉅萬云其家後抵河新起亭臨焉邀余飲其上水波之光浮動軒楹閒顧而樂之子童請余名之名以如斯蓋取之夫子川上之嘆夫子所謂如斯者喻德之



不可不勤也。夫人之殖德與其致富一也。一者何哉。曰積而不息而已矣。吾於是指於河曰。子之成業也。夫亦如斯歟。其始營營屑屑。不擇細利而收蓄之者。如斯併受溪澗也。其早作夜思。無作輟。無勤惰者。如斯經五州。歷數百里而不休也。其閒未必無小得失。蹉跌而終不變其志。則斯屈曲高下。百折而必西者也。故今之業。洪裕洋溢。濟衆潤物。包含一切。幾乎與河爭雄。皆由積而不息焉。爾使其無積而有息。則何能致此。而何能享此。亭之樂哉。子之子孫坐斯亭。觀斯水。每思子業之如斯也。則庶幾能守其成。不窮不盡。與筑後河終始乎。吾將以此爲記。嗚呼。此豈止子

童家爲然。大於子童家者。亦得吾說思之。無往不如斯也。



上田氏松樹記

上田氏松樹記  
余西遊往反皆過防防之臺道村有上田翁翁家一松樹  
薩侯所手植蓋家當官道爲西海侯伯所憩薩今侯之爲  
世子童年東上亦芾翁家手抽道邊穉松戲栽之庭際付  
翁善視之翁愛護長育逐年漸包侯已當國東西往還輒  
過而問焉侯齡壯強而松亦成鱗今之偃蓋重重過檐者  
是也侯嘉之賜之蕉布翁心榮之嘗請皆川老人記之亦  
索余文余曰異哉翁之所爲也余此行亦遊侯之國矣侯  
之國專西南一隅疆跨三州擁屬城一百有二而琉球貢  
賦不與焉其士民繁庶卉木蕃育多他州所不及者余自



泉關南沿山緣海、左右皆松、行翠陰中、二百餘里、以達國都、其富於松、亦如此、何必憶翁家之一株哉、且薩侯舍其三州百有二城之地、而拳拳於人之掌、大之庭、是必無之情也、翁之所爲、猶持勺水而增巨海、以誇其勞、不亦可異乎、余將何記之、嗚呼、余得其說矣、當翁停薩侯駕也、翁主人也、掌大之庭、亦爲己有、侯、羈旅之人也、三州百有二城、不能攜其一撮土也、雖榮戟如林、騶從如雲、吾見其惘惘可憐、於是、以其掌大之庭、借之於三州百有二城之主、而有德色、爲長育其所種、又從而歌咏之、余以此有知天地之間、人各有分、物各有主、雖王侯之富有、時不能不假借

於匹夫也、侯之褒賜翁、非賜也、償也、侯忘其貴、而翁忘其賤、一松樹、而二美鍾焉、是可記也、且翁全家文雅、其女其孫、皆嫻翰墨、贅婿嗣業、終身不知離別之憂、日相共團樂於松陰婆娑之下、是又足以使薩侯視而羨之也、是尤可記也、遂記、



三州百有二城之邑而奉蓋於人之...  
情也...  
夫余...  
山陽遺稿卷之五 畢

山陽遺稿卷之六

賴襄父子成著

記

理窟記

相良孟符學醫最喜啗蘭究理之說顏其齋曰理窟而  
記於余余曰理豈有窟乎哉理而有窟不可謂之理理也  
者彌天地亘古今無有內外者矣上而日月星辰之所以  
行下而山川草木之所以著中而父子君臣夫婦朋友賓  
主之所以文而治亂興亡得失之所以別無往而非理也  
尋其所謂窟者果何在哉且夫啗蘭人之曰理者非理也



氣也數也氣與數有形而理則無跡無跡者不可以目視而心揣其可以目視而心揣者雖細入毫毛微至眇忽皆不免有形者也非理也然則吾何以記子之理窟哉無以則有說焉子之所謂理者條理也今夫人之骨節筋脈藏府各有條理如日月星辰之有行度不得其條理治不可得而施譬之用兵先詳其山川踐路之所由乃可以啓術也漢醫之說焉非不備也而喁蘭必剖解人而驗之非其所目視心揣者不敢言焉細入毫毛微至眇忽非躁者所能辨識必也敕斷百事卷身潛慮於鷄犬聲不到之處一室之內如岳穴洞天雖妻若子莫之敢窺而後可與万里

外泰西諸哲匠旦暮相遇以論彼人身之條理焉則孟符之理固不可無窟窟也是可以爲記歟抑所謂條理與萬里外所說如合符節何哉其所以然者必有在焉是恐泰西之所未能揣焉侘日或得造子之窟吾將與子論之



山陽先生遺稿卷六  
六

桃源石記

備前藩文學姬井先生有所愛石名曰桃源遂以自號云  
甲戌之冬余省父而還過岡山訪先生先生余父執也喜  
而迎余延之其齋矮窻小几琴書整楚見一石高尺有咫  
闊稱之色黝而澤上有數峰峰閒石縫如逕路然路窮處  
竅穴窈然爲洞壑狀余摩挲久之置諸地使少遠而望之  
歎曰彼中應有僊源安得入而搜之先生笑曰所以名也  
嘗獲之近郊蓋我烈公遊憩之地予不特愛之也子其爲  
我記之襄嘗聞之父桃源之說淵明所以寓其避宋思晉  
之意非真有其地也今烈公垂裕後昆而先生守職其國



非復義熙甲子之比、無以避逃爲也、而所以爲桃源者、真有此石、不徒寓之空言焉、則愈於淵明多矣、今之職於儒者、超然衆士之外、名仕而實隱、自先生之得此石也、其國之政、凡幾更矣、其吏、凡幾變矣、而先生與此石、塊然相對、猶尚如故、猶夫劉郎之於玄都、桃已、先生之潛身於桃源、所謂不知有秦、無論魏晉者、其樂豈世所能識也、或曰、桃源一尺之石也、非化身寸許、其可能潛乎、曰、亦寓意焉耳、且夫小人之處世、冒進名利之途、自取窘蹙之患、入室被謫、出門有礙、至六尺之軀、無地可容、至如君子則反之、故曲肱甕牖、人以爲病者、原思之桃源也、卷躬陋巷、人不堪

其憂者、顏淵之桃源也、故自小人觀之、君子之身、能屈能伸、能大能小、無入而不自得、蝸牛之廬、視如大廈、一綫之路、眇如康衢、彼之所長戚戚、我之所坦蕩蕩、掉臂而行、容膝而居、苟寓其意、何往而不桃源哉、又奚恠於此石耶、遂書其言、質之先生、又從爲之歌、曰、

桃源石、石歟、山峰巒洞壑、一拳閒、先生玩之、南窻下、瞑然夢思出塵寰、一拳忽爲萬仞大、萬樹桃花夾碧灣、老稚雞犬如所聞、衣冠真貯存古韻、自送漁郎重迎君、物色何復猜相問、蛇斷馬化已爲陳、寄奴草滿江之濱、佛狸渡河死、百卉黑獺據渭涸、群鱗九點烟氣合、又散黃袍夜被屬、豬



入腥風兩度吹五岳、隱者蹈海趁波臣、誰挾泰山踰北海、  
桃源移與扶桑鄰、東西隨處遂嘉遯、壺裡乾坤住每穩、誤  
墮君手亦得所、室邇人遠見何勉、宿君玉堂冷徹骨、夢醒  
蘧蘧在君室、枕頭依然小礪峨、欲理前話喚不出、

小赤壁記

小赤壁者、白河侯近臣田內月堂藏石也、舊爲柴栗山先  
生物、先生嘗以享和士、戊十月望、置酒賞月、尾藤博士以  
下、諸名士盡集、白河侯貽鱸魚以佐酒、蓋盛舉也、會中津  
文學倉成翁至、自羽州獲一石於其五色洞、聳拔嵯峨、峰  
厓盡具、是夜齎示先生、先生詫曰、是小赤壁也、來臨吾會、  
宜爲吾有、就手奪之、遂作長句歌之、座客皆和、一時傳以  
爲佳話、其後先生與博士諸公、前後卽世、而此石併卽夜  
詩卷、皆歸月堂、月堂珍愛篤至、又募賦詠於四方、而徵余  
爲之記、夫余未得見其石也、而奪石之人、與傍觀之之人、



則嘗得見之矣。且當時之會，吾先人亦與焉。故聞其事甚熟。今又按圖讀詩，諸賢聲容宛在心目。竊幸得挂名其末也。不能不欣然援筆，以爲月堂所以愛此石，亦以其人焉耳。非必於石也。余嘗讀蘇子賦，以爲巉巖蒙茸，何地無有。而黃州之山，一經其遊，後人過焉者，蓋莫不低回顧戀也。而斷岸千尺，不可挈歸。先生今蘇子也。而此石，先生之赤壁也。置之几閒，恍陪嘯歌。月堂愛之，亦宜矣。且夫赤壁之從遊者，二客而已。而不載其姓名，蓋不足載耳。何如小赤壁之盛哉。假使蘇子與元祐群賢相攜遊，教焉，則其起後人之思，當又何如歟。而此石何以異此。抑昔人稱天地秀

異之氣之所鍾，或爲石焉，或爲人焉。栗山先生諸公，人之秀拔奇特者也。而白河侯實採掇，聚之。猶元祐群賢之有司馬文正焉。氣類之所召，此石亦至諸公之側，固其理也。今諸公皆逝矣，而侯猶巍然繫朝野之望。所謂兒童走卒，皆知識之者。而月堂日侍其左右，則石之歸焉，吾以爲非偶然也。月堂其敬而拜之，勿徒愛而玩之。旣爲作記，又依先生原韻，爲短歌贈之。其韻不敢順押，而倒步者，所以見攀援溯回之意也。

黃岡山待蘇公樂，虬龍虎豹拱筵席。胡風吹折江南木，江山雖在面目失。山靈寧樂入版籍，千載應念長嘯客。東海



山陽先生遺稿卷六  
自有小赤壁、精華依然映東壁、潔質樂就白河白、不容塵垢來相逼、俗手欲觸石曰嚇、長向君家甘潛伏、欲擬風月寄蘇魄、非學泓崢惹米癖、每逢孟冬望之夕、月底酌酒尚來格、神格不度矧可射、牽招群仙聚君宅、君不見石之所歸其上自有仙伯涵蓄偉人潤養奇石、白河之水是靈液、

長古堂記

伊丹之酒醇於天下、而坂上氏最醇云、蓋釀戶亾慮七十餘家、舶載輸江都、歲以三十餘萬斛為率、凡其運酒、以木罌缶、薦包席裹、署號於上、而其號爭新鬪奇、歲更月革、務刮人目、聳衆觀、而坂上氏唯墨畫一縱一橫、為如劍鋒菱角狀而已、自昔未之或改、故視其號可以知其釀法之變與不變矣、江都人呼坂上家釀曰劍菱、天下酒價低昂皆視劍菱為準、遂亦呼其家曰劍菱氏、劍菱氏之堂曰長古、其家世通藉於平戶侯、侯之所命、以其自父祖善享高壽、故取之莊子長於上古而不為壽也、余謂上古多壽而後



世否者何哉、非亦以醇醜異故也歟、醇則質、質則不渝、不渝則久、非如醜者之紛紛更變、所以壽也、人之壽夭、然也、道之壽夭、亦然也、孟軻氏以醇乎醇、居第一流、所說仁耳、義耳、俯視楊墨諸子、奇怪百出、生滅遞變、而孟子之道、萬世依然、是道壽也、劍菱之於百家、釀其猶此乎、其家風醇質不渝、熙熙如上古、以世享壽考、亦猶此爾、余識其令主人、亦深醇和毅、如其酒、吾知其不墜家聲也、近者來請余作堂記、曰、不敢虛侯賜也、察其意、如榮侯命名、而以余記爲重、嗚呼、侯貴矣、其國環以玄澗、鯨魚出沒、可謂壯矣、然澤之所及、封疆有限、孰與坂上氏之造、如澠者、翁張之數

千里外、涵濡沈酣、王侯將相、下至士庶乎、且世有耳者、莫不知酒有劍菱、而某侯守某土、係某爵秩、或不盡知也、而况知一腐儒如余者乎、其文章波瀾、固不能敵劍菱之一斗也、何敢記其堂、而能爲之重哉、獨至學道之醇、或有可比焉、迂闊之願、願欲得造士如造酒、以澤於世、聞躋壽域、庶幾萬一、而未能焉、所以不辭而慨然奮筆也、







山陽先生遺稿卷六  
鬪能競富，甚至破產，非以娛也。適以爲累，吾其煎之乎？瓦  
甌，苟有卽辨水冽而火活，蠓眼起，魚眼起，投而啜之，可  
也。跪啜可也，踞啜可也，倚且臥啜可也。夫我之桐，不栽而  
遂，茶枝大葉，時疎時密，任其自然，樂其無心。我茶，蓋有類  
於此。嘗延余，同啜於桐陰下，語之余，記之。余曰：點其末，與  
煎其葉，爲茶一耳。耽則爲累，何有彼此？誠草也，舍彼取此，  
又不以此廢事，家務之鞅掌，偷閑尺寸，以游心於物外，其  
爲娛尤深，則縱令爲彼，彼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乎？又猶此  
桐之生，偏側中，能自引拔，獨出屋上，而不妨屋也。因併書  
爲記。

竹樓記

姬路藩執政河合君就其室東偏起小樓，材多用竹，曰竹  
樓。乙酉之秋，余蒙其延請，嘗一登觀，蓋其屋旣葺以竹，自  
椽椳欄楯，又無往非竹，明潔雅素，登者無不肅然也。聞君  
當國，以儉爲政，百弊盡革，居第敞，不敢脩，前族時來臨，莫  
以待焉，所以有此樓，而凡其竹材，取之園中所生，不足者  
補充，窻櫺之間，往往用敗弓故箭，曰是亦竹也。其示儉朴，  
非好事，可以見大臣之用心矣。而請余記之。余嘗見宋王  
元之，亦有竹樓，而自記之，蓋因其所管州多竹，用代瓦，以  
價廉工省，而元之亦倣之，則與君之創意爲之，用心有在。



者異矣。但其取廉省同耳。且彼之用竹獨瓦。故其謂宜急  
雨。宜密雪。宜鼓琴圍棋者。特謂其外之聲也。豈如此樓內  
外皆竹。快心悅目歟。則所謂瓦之易朽。此不必憂也。然以  
瓦言之。亦有異焉者。彼游宦奔走。不得久居。故望後人嗣  
葺。得以不朽。如君之世祿。又獲其君。非元之比。雖東西于  
役。莫或寧處。而私第與公室竝存者。奕葉依然。則竹樓之  
樂。可以永享矣。而乃子乃孫。嗣葺不絕。屢朽屢葺。園中之  
竹。伐而復生。剗心腹。効力用。又猶君之世忠。蓋也。君之竹  
樓。寧有墜哉。是可以爲記。

涉成園記

東六條之建也。由於慶長之幕議。而其別業之給。則出乎  
寬永之教旨。其莊麗善美。可知也。相傳昔者源左府融起  
河原院莊。今之別墅。卽其遺址。偃戈以來。人烟填咽。距河  
頗遠。引其漕渠爲池。移豐臣太閤伏水舊構爲殿。樹外周  
以垣。環植枳殼。民呼之枳殼殿。而其實曰涉成之園。取於  
陶淵明之詞也。其扁爲紀侯所書。字甚雄偉。而使布衣賴  
襄記之。夫侯之書扁。似也。而襄之作記。爲不稱矣。然以此  
園而名以陶詞。旣已不稱者。則襄亦可以不必辭矣。但襄  
識枳殼而已。未覩其中之所以成趣也。於是請一觀園南



面爲正門自西門入至一院院東臨池密樹壓水曰滴翠軒水自北來而南而東循水行右顧得一閣門門西一逕夾植櫻花曰傍花閣過閣復循水水忽大滉漾如無際曰印月池池有二嶋右曰臥龍堂左曰五松塢架橋達塢行松樹蟠互中曰侵雪橋迂回而上置茶寮曰縮遠亭上亭望東岸多喬木下有藤架曰紫藤岸還復過橋繞池而東得樓曰偶仙樓樓南堂宇宏敞北則深邃南堂外有梅數株曰雙梅簷下樓復繞池而南池窮有亭架水曰嗽枕居東與臥龍堂對堂挂古鐘設茶讌於塢時畱客於亭鳴鐘報茶熟也乃艤舟亭下泛池繞二嶋而北抵一橋有屋覆

之曰回棹廊舍舟上焉達北岸穿楓樹而西曰丹楓溪水潺潺注池亦來自北與滴翠同出一闌終再憩軒上然後得園之趣矣蓋始營之也與石川丈山翁謀而成之者名亦其所命也襄初疑此名之不稱以爲淵明栖託柴桑其園所謂三逕就荒松菊僅存於此園也何翹蹄浴之與巨海哉雖然涉而成趣則一耳今日所觀五松不止五也雙梅不止雙也而縮遠之亭昔嘗見東山諸峰所以得名而今則園中樹木蓊鬱而已蓋自開法十餘世而築之築而降又幾乎十世宜其改觀也夫源左府尚矣太閣之事排山倒海有如昨日而今也漠然土木遺材盡歸於此將相



之功名固不如佛刹之綿延也歟佛刹而傳之親子孫又豈有如此園哉故子孫能得祖宗之所營而享其樂如此淵明之園日涉而成趣此園則歲涉而成趣又世涉而成趣也自今之後法脈相承與太平之業同歷劫弗墜其趣之成更如何哉山皆生七寶之樹池皆湧金色蓮華未可知也襄姑記見在之趣以俟後世大手筆有再記之者

亦其地命也東味溪水之木以爲園則其趣亦可知也

鴻雪處記

鴻之歸也爪於雪以記其所過其來雪滅而痕不可知也古人以喻人之游歷無跡云雲華師喜游隨處而樂其所寓則扁曰鴻雪處而請記於余余謂師觀世間萬事爲夢與幻者宜其視旅寓如鄉里也則鄉里當亦旅寓視之所謂鴻雪何必其游之跡云哉夫達人重內輕外身外之物一切不以動其心雖玉輝山積眩目駭耳者唯見其空不見其色第宅輪奐猶逆旅也族屬歌笑猶驛鈴馬語也而昧者以爲可憑憧憧往來經營攫搏求田問舍爲長久計曾未幾時契券糶糊與題壁之墨同歸者往往而是是不



亦鴻之雪乎、不特此也、世之英雄、西討東伐、巨掌大力、擘畫大地、載印信、申盟約、曰、山礪河帶而不渝也、而山未礪、河未帶、而受者身且蘊醢、予者亦終不能常主宰其山與河、欲認其跡、兩安在歟、彼亦鴻之雪也、此亦鴻之雪也、故吾身之於世、其所經歷、無適非鴻非雪也、推而言之、雖吾身亦鴻也、雪也、鴻猶有去來之可信、而雪每歲之可憑、四大所結、如一漚之在大海中、誰能相認哉、乃自比於鴻雪、使鴻有聞、將咲之矣、由此觀之、雲華師之號、爲未至也、且果指何地爲鴻雪處乎、而使余記之也、師之與余、其身與跡、且不可相認、何況於其文、毋論爲鴻雪之歸也、雖然、余

與師之交、不以身以跡、而以心、心也者、不生不滅、經萬劫而自若者矣、至夫寄錫孤店、軍持汲泉、一燈之耿然、與靈臺丹府相照、現七寶莊嚴樓閣、則非鴻雪也、是鴻雪處也、余可以記已、



余下以...  
 臺丹...  
 而自...  
 與...

鏡背輿圖記

北野菅神廟龕前大鏡相傳加藤肥州所獻蓋在慶長庚  
 子之後未詳其年月鏡背鑄輿圖好事者懇之廟祝揭以  
 為珍玩六十六國國署其名旁及諸嶋畧備以波紋周之  
 而四角有桐花章其下各以桔梗三花為品字者承之隱  
 起代鏡鼻故所揭帑微破焉桔梗其家號桐號豐家所賜  
 也源金吾孟仲得一本示我而言曰子謂肥州何如人也  
 當時英雄人有爭心肥州莫乃亦然乎否則鏡背豈無他  
 圖可畫而摸此大物以已徽號四維之何哉安諸神廟以  
 當禱詛其志不可測也余曰不然假使肥州有異志庚子



之齷何所不爲、物情既定、乃規非望、禱祠而求之、是庸人所不爲、曾謂肥州聰明英雄而爲之乎、而管神忠臣之靈而受之也、孟仲曰、或云肥州忠於豐氏、桐花爲豐氏號、是祈其主恢復舊物也、是亦不然、豐家之不可再興、亦不待智者而知之、愛而禍之、肥州必不爲也、肥州佐豐臣氏、耀武海外、旣而天下有所歸、則去逆就順、佐其撥亂之功、其於功名、可謂成矣、銘之金石、寘於神廟、謀不朽焉耳、豈有他哉、吾想當日工成檢視、必指其壹與對曰、彼我少時所艦而渡也、指其豐與筑曰、彼吾中年所騎而橫行也、旣而自鑑於其面曰、吾老矣、蓋如此而已、孟仲笑曰、子猶親見

肥州也、遂屬我爲之記、因書其所問荅於圖下、返之、



山陽先生遺稿卷六

山陽遺稿卷之六 畢

因書其後附各卷圖



後國南有部  
元下田禮  
堀田三郎



